中文辭典的源流與發展

林慶彰

一、前　言

我國辭典的歷史相當久遠。如果把「爾雅」算做一本辭典，這段歷史已有兩千多年了。就是從東漢許愼的「說文解字」算起，也有一千九百多年。辭典經過一兩千年的發展，收字逐漸加多，內容也越加完備。我們可以說，現在辭典的種種體例，在一兩千年前已粗略具備。中間，祇不過將辭典的體例逐漸改善，使所收的字、詞更多，引證更詳博，檢索更方便而已。

要了解這一兩千年來辭典的發展演變，似乎祇能從文字、聲韵、訓詁學的書籍去找線索，眞正將其源流、發展，做有系統的討論的，並不多見。如：戴錙齡

的「字典簡論」（文華圖書館學專校季刊七卷一、二期），萬國鼎的「字典論略」（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一期），洪炎秋先生的「閒話辭典」中國語文十九卷四期，趙友培先生的「談字典和辭典」（新生報八版，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），黃錦鋐先生的「談辭典」（幼獅月刊四十八卷二期）等，都僅約略的提及，並沒有較具系統的探討。因此，一般人對歷代辭典的編纂情形，印象相當模糊。本文的主要目的，即在對古今辭典的源流，做較系統的敍述。所述以時代先後爲次，而後代對各該辭典的補苴、整理、修訂，則一併於原辭典後說明。所述的範圍，自以國人所編中文辭典爲主。辭典的取捨，古代的，以影響較大者爲主；現代的，則取編輯態度嚴謹、份量較重的大型辭典。至於流傳很廣的中小型辭典，限於篇幅，本文不加敍述。筆者前曾有一篇「現有中小型辭典之檢討」（書評書目五十七期），或可補本文之不足。

二、辭典的起源

我國早期辭典的興起，應該是受：㈠字形的變化，㈡古書的訓故、傳注之學的影響而產生的。戰國時代，各種書籍紛紛產生，當時人讀書並不覺得難懂，所以書籍不需要訓釋。漢代以後，字形由篆書變爲隸書，因字形改變，字的本義也就不易看出。一些前人都懂的名物制度，因時代的變遷，後人也無法完全了解。因此，書籍必須有人訓釋，如果把訓釋的內容記錄下來，加以分類編輯，以備檢尋之用，就是一本辭典了。「爾雅」就是這種情形下的產物。

「爾雅」的作者和時代，都不太容易確定，它的最初成書，應該是漢武帝以前，後來逐漸增補，最晚可能已到東漢時期。它所收的都是古書中較偏僻的字詞。全書分釋詁、釋言、釋訓、釋親、釋宮、釋器、釋樂、釋天、釋地、釋丘、釋山、釋水、釋草、釋木、釋蟲、釋魚、釋鳥、釋獸、釋畜等十九類。它祇解釋字義，不及字形和字音。卽字義的解釋，也相當簡略。如「釋詁」：

初、哉、首、基、肇、祖、元、胎、俶、落、權輿，始也。

這種解釋容易使人誤解，「初」到「權輿」等十三個詞，都是同義。又如：「釋魚」：

蠑螈，蜥蜴；蜥蜴，蝘蜓；蝘蜓，守宮也。

這就是：甲＝乙，乙＝丙，丙＝丁，所以甲＝丁。也就是「蠑螈」是「守宮」。至於「守宮」是什麼？仍舊無法了解。這種圖簡單省事的解釋方法，竟爲後代的辭典所仿效，以致妨礙了詞義解釋的進步。此外，「爾雅」雖經過分類，但內容仍相當紊亂，不方便檢查。如果不以辭典的眼光來看這本書，至少它還有下列兩大用處：

①有助於了解古代名物和詞彙的意義。

②有助於了解古代自然界的現象和社會的面貌。

因此，這部書仍舊有相當價值，祇是已失辭典的實用性而已。

歷代學者的仿作相當多，如：佚名的「小爾雅」，魏張揖的「廣雅」，宋陸佃的「埤雅」，羅願的「爾雅翼」，明朱謀㙔的「駢雅」，方以智的「通雅」，清吳玉搢的「別雅」，朱駿聲的「說雅」，洪亮吉的「比雅」……等，這些書的辭典功用相當少，本文就不加以敍述了。

「爾雅」之後，有許愼所編的「說文解字」十四篇。這部書是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（西元一〇〇年）著手編輯的，直到安帝建光元年（西元一二一年）才告完成，歷時二十一年。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辭典。

「說文」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，另有古今字、異體字的「重文」一千一百六十三個。許愼將全書分爲五百四十個部首，以這些部首來統攝所收的九千多字和一千多個重文。每個單字用小篆書寫，然後說明其本義，再說明字形、字音等，最後舉經傳文字來證明。例如：

洒：沈于酒也。從水，面聲。周書曰：「罔敢洒于酒」。

向：北出牖也。从宀从口。詩曰：「塞向墐戶。」

有些字詞的解釋，並不像「爾雅」，僅是簡單的描述，而是完整豐富的解說：如：

歲：木星也。越曆二十八宿，宜偏陰陽，十二月一次」。

霸：月始生霸然也。承大月二日，承小月三日。

這些都是比「爾雅」進步的地方。至於五百四十部首

的排列順序，是按照字義相近的排列。每一部首內的字順，也是把字義相近的排在一起。如：木部的次序，大致先列木名，其次列樹木的各部分，木、柢、根、末、果、權、條、枚等，再次爲木製品。凡此，皆可見「說文」是一部有組織有系統的著作。撇開它在文字學上的貢獻不談，光就一本辭典的體例來說，就有不少爲後代辭典仿效的地方：

①立部首：所立五百四十部首一直爲後代辭典所沿用，直到明代梅膺祚編「字彙」，才將它歸併爲二一四部首。

②釋本義：本義是一切引申義的出發點，把字詞的本義解釋清楚，由本義引申而來的引申義，也就有條不紊。後代的辭典對每一字詞雖兼列衆義，但最先解釋的還是該字詞的本義。

③舉例證：「說文」所引經傳文字和當時學者的說法來證明字形、字音、字義，都有助於我們對該字詞的了解。後代辭典對每一字詞的說明，都詳加引證，當然是依仿「說文」而來。

「說文」的解釋，也有很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，有時誤解字形，有時牽强附會。因此，歷代學者對此書加以注解、補苴、整理的也特別多。全部的成果，都見於丁福保所編的「說文解字詁林」。

三、六朝至明代的辭典

從東漢末年起，有一種新式的注音方法出現，加上當時人作詩賦押韵的需要，就產生了韻書。這種韻書，數量相當多，由六朝至明代，不下數十部。它們雖然也可檢查字義，但是，畢竟以查韻爲主。故本文不加論列。

以部首爲主的辭典，在這千餘年間，雖不及韻書之多，但也有相當的數量。首先是晉朝呂沈所編的「字林」五篇。和「說文」一樣，分五百四十個部首，收字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，比說文多三千四百七十一字，每一個字也都用小篆書寫。書在宋元間亡佚。清代學者任大椿輯有「字林考逸」八卷，一千五百多字，陶方琦「字林考逸補本」一卷，一百多字。根據任、陶二氏的輯本，我們還可窺知「字林」一書的大概情形。如：

呼：外息也

噫：飽出息也。乙戒切。

對字詞的解釋，仍舊和「說文」一樣，僅釋其本義。因爲缺乏新的見解，也就敵不過「說文」，久而久之，就亡佚了。後魏時楊承慶編「字統」二十一卷，收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，比「字林」多九百一十字。此書已亡佚。清朝馬國翰有輯本一卷，可略窺此書梗概。如：

便：人有不善，更之則安，故从更从人。

規：丈夫識用必合規矩，故規从夫也。

大體上，仍舊沿襲「說文」，並無新意。

梁時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編「玉篇」三十一卷，辭典的體例，和字詞的解釋，才有進步的發展。此書編於梁武帝大同九年（西元五四三年），收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。分五百四十二部首。部首的順序和「說文」不太相同。除開始的幾個部首和最後的干支部首和「說文」相同外，其他部首都是重新安排的。茲將梁氏對字詞的解釋，舉二例於後：

呼：火胡切，說文云：「外息也。」又火故切。

噫：乙七、乙介二切，飽出息也。又於其切，痛傷之聲也。

從上舉二例，可看出「玉篇」有不少前代辭典所沒有的特點：

①先標音：「說文」解釋一個字，是按字義、字形、字音的順序的。「玉篇」則先注音（反切），再解釋字義。此成爲後代辭典的通例。

②引說文：「玉篇」之前的「字林」、「字統」都沒這樣做。引用「說文」，可了解字之本義。

③列衆義：「說文」祇列一字的本義，「玉篇」則在本義之外，兼列其他字義。

此外，所舉例證要比「說文」多，必要時對例證也加以解釋。這些都有助於後代辭典的發展。可惜「玉篇」的原書已殘缺。今流傳者，爲唐孫强、宋陳彭年陸續增補的「大廣益會玉編」，收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字，比原書多五千六百四十七字。

北宋時，有題爲司馬光編的「類篇」十五卷。其實是王洙等人所編，司馬光祇是掛名而已。當時宋代的韻書「集韻」收字很多，和「玉篇」頗多出入。丁度等人乃奏請編「類篇」，於宋仁宗嘉祐四年（西元一〇五九年）編成。十五卷中，每卷又分上、中、下

，故也稱四十五卷。收字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個，重文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個，合計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字。全書分五百四十部首，部首的排列順序，每一部首內，各字的字順，都和「說文」相似。字詞的解釋，又比「玉篇」詳細很多。如：

呼：荒胡切，說文：「外息也」。一說：「於呼，嘆辭」。又虛交切，吳人謂叫呼爲謼；謼或作呼。又荒故切，又許箇切，發聲也。春秋傳曰：「呼役夫」。又虛訝切，裂也。文一重音四。

不但兼釋衆義，字音也儘量羅列。在體例上，可說一步步踏上完美的境地。

此後，有成於遼聖宗統和十五年（西元九九七年），由釋行均所編的「龍龕手鑑」，將所分的二百四十二個部首，按平上去入四聲分四卷，四聲中又分若干部，各部再依平上去入四聲來歸字。雖然「龍龕手鑑」對字詞的解釋相當簡單，但它的檢字法很有創意，實開我國辭典中音序檢字法的先河。故將此書略爲介紹。

到了明代梅膺祚所編的「字彙」，我國辭典所應具備的體例，幾乎已全部完成。「字彙」正文十二卷，首卷一卷，卷末一卷，計十四卷。它的最大特色是部首的改革。提許愼的五百四十部首，歸併爲二百一十四部。部首的排列，依字畫之寡多循序排列。將正文十二卷，分子丑寅卯……十二集，子集是一、二畫的部首，丑、寅兩集是三畫，卯、辰、巳三集是四畫，午集是五畫，未、申兩集是六畫，酉集是七畫，戌集是八九畫，亥集是十畫至十七畫。每部的字也是按筆畫的寡多排列的。卷首的運筆，是教人寫字的筆順；从古、遵古、古今通用是梅氏正字的原則。檢字，卽檢字表。卷末的辨似、醒誤，卽是教人辨別形似字，以避免錯誤的字表。

全書收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。對字詞的解釋，更加細密。如：

呼：荒胡切，音滹，喚也，大叫也，〔元結中興頌〕獨立一呼，千麾萬旗。又歎也，出息也。嗚呼，歎辭。又姓，〔列仙傳〕有呼子先。又呼延，夷姓。○又去聲，荒故切，義同。○凡歎息招呼則平聲，〔醫書〕一呼一吸是也。叫

號而呼則去聲，〔詩〕式號式呼是也。

綜觀上例，卽有數項特點：①不但羅列一字的各種字義，又兼列姓氏；②兼收複詞；③說明如何辨別破音字。這些都是以前辭典所沒有，或不完整的。由於「字彙」的體例完善，檢索方便，流傳相當廣。後來張自烈的「正字通」，在體例上，幾乎全部仿照「字彙」。卽清康熙皇帝敕編的「康熙字典」也亦步亦趨的模仿「字彙」。因此，梅氏在我國辭典發展史上，應有與許愼同等的地位。可是，清代學者對「字彙」和「正字通」兩書，却相當輕視。朱彝尊說：「小學之不講，俗書繁興，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，張自烈之正字通，以爲兎園册，問奇字者歸焉，可爲齒冷目張也。」這是一種偏見，對梅氏來說，並非持平之論。

四、清代的辭典

清代的辭典，祇有「康熙字典」和「經籍纂詁」兩部。這兩部書對後代人都很有貢獻。

「康熙字典」是康熙四十九年（西元一七一〇年）三月九日，康熙帝諭陳廷敬等人擬定計畫開始編纂的，康熙五十五年（西元一七一六年）閏三月十九日編成，前後歷五年。書仿明梅膺祚體例，分爲二百一十四部首，收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。全書分子、丑、寅、卯……等十二集。每字以楷書書寫，先列字音，後釋字義，每一字義皆擧例證。這是歷代以來收字最多，篇幅最大的辭典。

「康熙字典」出版百餘年後，道光七年（西元一八二七年）王引之等奉校正「字典」。十一年（西元一八三一年），字典校正完畢，共更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。後來王氏將校訂的原稿，刋入「王氏四種」內，名曰「字典考證」。王氏訂正過的「重刋殿版康熙字典」，坊間流傳很少。現書賈所印的銅版或石印本「康熙字典」，都是未經校正的原刻殿版。

王氏校訂以後，到了清光緒五年（日本明治十二年，西元一八七九年），日人渡部溫氏，以七年時間，把「字典」重加訂正，在光緒十一年（明治十八年，西元一八八五年）刋成，稱爲「訂正康熙字典」。渡部溫的書，共有考異一千九百三十餘條，訂誤四千條。民國四十五年，藝文印書館，將渡部溫的「訂正

康熙字典」重加校訂，稱爲「校正康熙字典」。

民國六十八年，高樹藩先生又將「康熙字典」重加整理，名曰「新編康熙字典」，由啓業書局出版。其新編的工作有六點：

①規正體例：將散見於原書補遺、備考之單字，各依其部首筆畫，納入正文；又將同部首、同筆畫之單字，區分爲常用字，備用字、罕用字、同字。殘字五類，再列其音義。

②訂正譌誤：參稽王引之，渡部溫二家之說，加以補正。

③充實音讀：刪減原書反切，直音亦偶加改易，另加國語注音符號及羅馬字併音，又加四聲及韻目。

④添加句讀：原書無句讀，今則加以新氏標點。

⑤調整版面：將正文每面分三欄，各單字齊頭並列，依部首筆畫先後爲序；同筆畫的字，又依常用、備用、罕用、同字、殘字來排列。

⑥增損附表：原書附表，僅留難檢字和辨似字二表，另增十三經，廿四史，先秦重要字書，歷代重要文集，字書簡介，四聲韻目對照、麥氏、耶魯、羅馬字拼音對照、化學用字覽等表。

高先生把「康熙字典」重編目的，是使它更合用，更現代化，可說賦予「字典」新的生命。然民國以來新的大型辭典紛紛出現，它們最大的特色是着重詞的蒐集解釋，「字典」本不收複詞，這是它的致命傷。高先生的工作，對「字典」的幫助有多少，實在很難說。

另外一部辭典是「經籍纂詁」，是阮元等人所編，嘉慶三年（西元一七九八年）出版。全書按平水韻的一〇六韻，統攝所有的字，一韻爲一卷，共一百零六卷。每字之下，羅列唐以前各種古書注解對各該字的解釋，對讀古書有很大的幫助。近年新出版的本子，正文前已附有筆畫和部首索引，極便檢查。

五、民國以來的辭典

入民國以後，辭典的發展相當迅速，各種大型辭典紛紛出版，加上專家學者研究各種新的檢字法，用之於辭典，辭典事業乃達到空前的繁榮。自民國初年至政府遷臺的三十多年間，出版有辭源、中華大字典、王雲五大辭典、辭通、辭海、國語辭典，聯緜字典

等七種大型辭典。政府遷臺的十多年間，沒有大型辭典出版，近十多年來始編有中文大辭典和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兩種。

1、辭　源

「辭源」是我國第一部新型辭典，由商務印書館編印。始編於清光緒三十四年（西元一九〇八年），由陸爾奎主編，到民國元年，資料全部完成，後詳加校訂，於四年十月出版。「辭源」出版後，即繼編輯「續編」，由方毅主持，二十年十二月出版。二十八年將正續編合併爲一。計收單字一萬多個，詞彙八萬九千九百四十四條。五十九年由趙冠先生完成補編，收詞彙八千七百多條，書名改稱「辭源修訂正續編合編附補編」。六十五年請王夢鷗先生主持增修工作，至六十七年十一月出版，書名改稱「增修辭源」，全書共二千四百六十四面，分上下兩册，收單字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一個，詞彙一十二萬八千零七十四條。

「增修辭源」由於修訂時間太短，倉促出版，結果錯漏很多，根據各方意見和筆者翻檢所得，約可歸納爲下列數點：

①人名取捨不當：如：有劉希夷而無劉長卿；民國人名，有王照、謝六逸、曾樸、徐悲鴻等人，而無馬君武、李石曾、左舜生、張季鸞、溥心畬等。

②資料陳舊：如：倫敦條下云：「爲世界最大之都會」；木星條下云：「傍有四衞星」，都是數十年前之資料。又如：交通大學、清華大學、中央大學遷臺後的資料完全闕如。更無臺灣大學、政治大學、輔仁大學、東吳大學、東海大學等校。

③新詞缺漏太多：如：「亞」字下漏亞洲開發銀行、亞洲人民反共聯盟、亞力山大椰子等條；「交」字下失收交通事故、交通安全、交通銀行、交通警察、交通標誌、交通號誌、交際電報、交通管制、交通工程、交通規則、交際舞、交通車、交通量等詞。

從上述的種種缺失，可見「辭源」的增修工作，做得並不澈底。

2、辭　海

另一部流傳最廣的辭典是「辭海」。它是由中華書局編印的。民國四年秋，徐元誥主編的「中華大字典」出版，乃繼續編纂「辭海」。後徐氏一度因任官

他去，「辭海」的編輯工作也時作時輟。民國十九年，編務改由張相、沈頤兩人負責，先後參加工作的有一百多人。經二十年的搜羅整理，於民國二十五年完成。收單字一萬多個，詞彙十多萬條。

「辭海」出版後，聲望凌駕「辭源」之上。直到現在，大家仍舊比較喜歡「辭海」，探其原因：①「辭海」一出版即以極完整的面貌出現，不像「辭源」又續編，又補編的，予人殘缺之感。②「辭海」引書多附載篇名。③「辭海」的解釋較通俗，且有新式標點，較易閱讀。但是，這兩本辭典，所收詞各有不同；即相同的詞彙，解釋的著重點也有差異，故兩書不可偏廢。

「辭海」出版後，四十多年，沒有做過一次大規模的修訂。近年指摘其錯誤者甚多。甚至連「辭海」最感驕傲的引書附載篇名，也訛柳宗元爲韓愈，訛張衡爲班固，訛李白爲杜甫；擅改七言詩爲五言；至於詩詞方面，不註出處的更多。（見王伊同「辭海勘誤」，清華學報新二卷一期）其他指責資料陳舊、錯誤的也不少。近聞「辭海」的出版當局已著手修訂，但願能精益求精，維持令譽。

3、國語辭典

「辭源」和「辭海」的注音都用反切，頗不合時代需要。眞正以國語注音符號標注的是「國語辭典」。

「國語辭典」的編纂，可遠溯至民國六年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在北京開會，黎劭西向教育部提出「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畫書」，其中有「國語辭典之編輯」一項。八年三月教育部成立「國語統一籌備會」，通過劉復所提之「編纂國語辭典案」。九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組織「國語辭典編纂委員會」，開始蒐集資料。十二年將編纂委員會改組爲「國語辭典編纂處」，十七年編纂處改名爲「中國大辭典編纂處」。

編纂處的組織，分蒐集、調查、整理、纂著五部，部下分組，組下分股。十九年資料蒐集大體完成。二十年國音普通辭典股，在汪怡主持下，即進行編輯工作。二十五年第一册稿本付印，趙元任先生建議將書名「國音普通辭典」改名爲「國語辭典」。二十六年第一册正式出版。後因蘆溝橋事變，編纂工作受影響，至三十三年冬，才全部完稿。三十四年春，辭典

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原計畫的「四大册，白道林紙，布面精裝」，也改爲白片艷紙，紙面平裝八册。

全書收單字一萬多個，詞彙十多萬條。字詞排列按照國音順序，先聲母，後韵母，同音字則依陰陽上去輕的聲調爲先後。綜觀本辭典有四大特色：

①每一字每一詞都用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注出正確讀音，對不熟知破音、變音、輕聲、儿化韻的人，是一大幫助。

②所收白話詞彙爲各辭典所不及。

③解釋文字用簡明語體或淺近文言，使一般民衆都能了解。

④人名附生卒年西元紀年，古地名附注今名。可知本辭典的最大目的是，正音、推廣國語。民國三十六年夏天，本書再版，作第一次修訂，改爲紙面平裝四大册。政府遷臺後，民國四十二年印臺一版，五十年作臺灣版第一次修訂，六十年第二次修訂。

然局部的修訂，因受版面限制，無法加收新詞，使本書日漸不實用。六十年教育部決定將本書重編。六十五年五月設立「重編國語辭典委員會」，著手搜集資料，到六十八年六月已重編完成。重編的「國語辭典」，收單字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二字，詞彙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九條。除改正原書錯誤外，增加新詞二萬多條。注音採國語注音符號、國語羅馬字和耶魯氏三種。

4、中文大辭典

民國四十九年日人諸橋轍次的「大漢和辭典」出版。國內學者即將該辭典翻譯增刪，編成「中文大辭典」。

「中文大辭典」由中國文化研究所創辭人張其昀先生監修，高明、林尹兩先生主纂，實際負責編務的，都爲國家文學博、碩士，前後六十餘人。民國五十一年開始工作，同年十一月出版第一册，至五十七年八月全書完成，共七十。

全書收單字四萬九千八百八十八個，詞彙三十七萬一千二百三十一條。共八千萬字。分裝四十册，其中正文三十八册，索引二册。六十二年改裝爲十册。

本書有數項特點爲其他中文辭典所不及：

①每一單字，列有甲骨文、金文、籀文、篆文、漢晉竹簡及各代法書等，以便檢閱者明白文字的流變

。

②每一單字並列古代各韻書的反切，並加注國語注音符號及國語羅馬字，以便檢閱者知古今之音變。

③所收詞彙，爲目前各辭典之冠。引書亦多標有篇名，以便檢閱者覆查原書。

然本書亦有不少缺點：①詞彙以第二字的筆畫排列，與其他辭典不同，使用者頗感不便；②引書出處頗多不明；③任意增刪引文；④書名取捨頗多不當。

但，由於本書擁有最豐富的資料，不論它有多少缺失，亦將在中文辭典界繼續稱霸一段期間。

5、正中形音義綜合大辭典

本辭典由高樹藩先生一人獨力完成。民國六十年正中書局出版。全書四百萬字，收單字七千五百多個，異體字一千五百多個，合計九千多字。採部首法排列，將梅氏「字彙」的二百一十四部首，刪減爲一百九十部首。

本書對每一單字，分爲形、音、義三部分。字形之臚列分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、隸書、草書、楷書六種，將楷書列爲本字，以便檢查。字音方面，詳注反切、直音，注音符號、羅馬字注音、四聲、韵目。字義方面，先分詞性，再加以解釋，然後舉例證說明。對若干同字異體、複詞異體，專名異讀，相對義字、同訓異義……等特殊字，都在辨正部分，加以說明。

本書最大的遺憾是，不列複詞；且單字僅九千個，對研究人員來說，實在不够用。

六、結　語

中文辭典，從最初的「爾雅」、「說文」到民國的「中文大辭典」，字形方面，「說文」僅列小篆，「中文大辭典」已兼列甲骨文、金文、篆文、籀文等；字音方面，「說文」僅列直音，「中文大辭典」已兼列直音、反切、國語注音符號、國語羅馬字、耶魯式等；字義方面，「說文」僅列本義，「中文大辭典」已兼列衆義，且擧證詳博。辭典的體例，可說已相當完備。今後辭典的出版者，在現有的基礎上，如能籌措較多的資金、聘用適當人才和寬列編纂時間，再加以周詳的計畫，必能編出更新穎、更實用的辭典。